

国际

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

看世界

印象

烈日“烤问”英伦

□ 张 枫 于艾岑

英格兰莱斯特郡的田野上，高温炙烤着干裂的土地。一阵热风吹过，卷起细碎的尘土，目之所及尽是枯黄。37岁的农场主威廉·奥利弗手持铁锹，缓步走向自家麦田。

“今年的干旱不同寻常。”奥利弗望着收割后留下的麦茬，神情低落。他告诉记者，往年8月下旬才是小麦收获的时节，但今年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，为减少对作物的损害，收割时间不得不提前。由于高温，天气干燥，小麦在收割前就已出现霉变，作业产生的火花，一不小心就可能点燃干燥的麦田，因此收割过程需格外小心。

奥利弗是家族农场的第四代传人。自2011年起，他一直经营

着这片约2000英亩(约合8平方公里)的农场，种植小麦、玉米、油菜等作物，同时饲养家禽，在当地颇有名气。

谈起今年的收成，这位年轻的农场主无奈地摆了摆手，“干旱太严重了，大概会造成两成的经济损失”。说完他铲起一抔土，轻轻揉搓，土块随即散落在地，“含水量太低，对庄稼的影响很大。”他说。

今年7月，奥利弗家族农场所在的英格兰地区降雨量仅为6.5毫米，为长期平均水平的10%，成为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。

“我们缺少应对高温干旱的基础设施。”在堆放着整齐草垛的仓库里，奥利弗谈起农场经营面临的困境。他说，农场缺少专业高效的灌溉系统，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仍依赖降雨，而政府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指导方面的力度还不够。

“英国政府急需

加强农业灌溉、水源涵养等基础设施建设，以适应极端干旱天气，帮助农户减少对‘靠天吃饭’的依赖。”奥利弗说。

走访过程中，多位英格兰农场主对记者说，今年的农业生产“充满挑战”。收割提前、产量下降以及火灾风险上升，成为农户共同面临的困境。柴郡的农场主罗布·福特说：“如果高温干旱天气持续，我们可能不得不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。”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表示，今年夏天“很可能是几十年来英国农业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个夏天”。

今年以来，英国先后遭遇五轮热浪，这个以温和多雨气候著称的岛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。6月，英国报告超过2000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事件，一些医院因手术室温度过高被迫取消手术……

在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下，野火频发成为英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。8月14日，英国民众的手机突然振动，并持续发出刺耳的警报声——英国政府发布紧急警报，提醒公众全国野火风险极高，禁止一切明火行为。

就在警报发布前一天，英国斯陶尔布里奇发生严重火灾。高温干燥天气助推大火沿着发

黄的干草迅速蔓延，波及周围超过2平方公里土地。滚滚浓烟一度遮天蔽日，19栋房屋被完全烧毁。

火灾扑灭后数日，空气中还是弥漫着浓烈的焦糊味。与当地居民交谈时，“痛心”“无助”是被反复提及的词语。长时间的高温干旱已经让这个小镇的居民身心俱疲。“和房子一同被烧掉的，还有成长的记忆。”当地一位居民说。

干旱不仅改变了英国的田野，也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。走进伦敦摄政公园、海德公园等地，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往日郁郁葱葱的草地如今大片枯黄。随着干旱加剧，水资源趋于紧张，英国多地开始实施“水管禁令”，禁止居民使用水管进行浇花、洗车等活动，违者最高可被处以1000英镑(约合9160元人民币)的罚款。记者看到，禁令实施后，许多原本使用水管浇花的居民不得不改用洒水壶。

这个夏天，高温干旱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天气本身。农田减产、野火蔓延、医疗承压、供水紧张……极端天气正从多个层面考验英国社会的承受能力。

对于这个长期适应温和湿润气候的国家而言，一个更加炎热干燥的未来正在慢慢成为现实。如何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治理上的短板、不被频发的极端天气所困，已然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一道不容回避的考题。

(据新华社电)

为什么说存储周期不会消失

最近，在韩国的芯片厂商中，存储不再像往年那样，是三星的天下，而是几个公司也再度同台竞技：存储周期会消失吗？

支持者的理由不少：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(DRAM)市场为例，三星、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厂商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，主导供给格局；人工智能(AI)产业爆发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尚未被满足，“天花板”还远着呢；许多云计算厂商与存储企业签订了长期采购协议，产销两旺继续好几年，板上钉钉。

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。而且，所有这些因素，无论单拎出哪一项，都能影响产业发展节奏、改变产业周期形态。但若说让周期消失，怕是想多了。

先来看存储周期是如何形成的。

过去几十年，存储行业不断重复着一个循环：需求变好，库存下降，供不应求，价格上涨；厂商利润增加，扩大资本开支，扩充产能；新增供给逐渐释放，市场从短缺转向平衡，再进一步走向过剩；产品价格开始下降，厂商削减投资甚至减产，直到库存重新出清，下一轮周期开始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需求变化的速度与供给调整的速度之间存在显著时间差，这也是周期形成的主要原因。需求可以在几个月内发生明显变化，但晶圆厂从决定建设到厂房落成，再到产能爬坡，往往需要数年时间。而企业往往只能根据当前需求预测市场，再决定未来几年的供给能力。这就意味着，供需很难精确匹配。

循环往复的周期，让存储厂商又爱又恨。周期上行时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，周期下行时就只能过苦日子，不少企业甚至因为踏错节拍而破产。正因如此，存储厂商在资本市场一直很难享有高估值。

既然如此，只要各家厂商都选择不扩产，把需求牢牢扼在卖方市场端，不就能稳住价格，让周期消失吗？

理论上的确如此，现实中却几乎不可能。首先，各家“商量好”这件事儿本身就是违法的。这属于典型的联合限制供给、操纵价格行为，在主要经济体中都属于反垄断监管重点。

21世纪初期，美国司法部调查发现，多家DRAM企业参与价格串谋，针对电脑和服务器厂商协调DRAM销售价格。最终，美国司法部起诉了4家公司和18名个人，涉案企业被处以巨额罚款，多名企业高管也被判处监禁。

其次，即便没有法律限制，这种局面也很难长期维持，原因在于“囚徒困境”。

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模型，分析的是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不完全一致时，参与各方的选择。即便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合作时整体利益最大，但只要率先打破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个人利益，个体就会出现背离合作的意愿，导致原本共赢的局面岌岌可危。

把这个模型代入今天的DRAM市场格局中：假设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都认为行业需要控制供给，那么3家公司的最优选择就是共同克制扩产的欲望。但对于其中任何一家公司来说，都存在一个巨大的诱惑：如果另外两家公司都控制产量，而自己悄悄增加一些供给，价格不会马上崩，但己方却可以在高价格下卖出更多产品，提高市场份额，赚取更多利润。于是，经典的囚徒困境出现了：明明只需要“什么都不做”就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市场状态，使得三方的共同利益最大化；但每家公司都免不了生出“做点什么”的心思。

更麻烦的是，只要存储行业继续保持高利润，扩大产量、争夺市场份额的诱惑就不会消失，反而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强。当这种诱惑漫过了理智的边界，市场平衡就会被打破。

最后，还有一个重要变量，就是行业后来者。对于行业后来者而言，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打破既有平衡——通过扩大产能、提高技术水平，争取更多客户，最终提高市场份额。在此情况下，如果原有厂商为了维持高价，长期限制供给，相当于主动在市场上留下一块空白。后来者有什么理由不去填补？

至此，事情彻底滑向了最糟糕的方向：一旦后来者扩大产能，原厂商如果继续选择不扩产，就可能失去市场份额；如果重新扩产，市场供给又会增加，价格会下降，原有的平衡同样会被打破。

说到底，周期之所以不会消失，是因为高利润本身就是吸引新增供给的信号，这是市场经济“出厂设置”中自带的Bug(漏洞)。科技发展也好，产品进化也罢，可以改变市场需求，也可能改变周期形态，但改不了市场规律。只要价格信号机制还存在，周期就会如影随形。

一纸税单道不尽西方财富传承

何新宇 李建坤

有句“神吐槽”是这样说的：“人生有两件事无法避免：死亡和纳税。”而当两件事情相遇，情况就会变得无比复杂。

不久前，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离世，留下了约50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2.4亿元)的遗产，法定继承人是他的两位姐姐，遗产税为25亿日元至27亿日元。根据日本的相关规定，税款须在10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缴清，非现金资产不能抵扣。鉴于东野圭吾的两位姐姐都是普通工薪阶层，根本付不起这笔巨额费用，两人很可能会放弃继承。

更有名的案例是关于韩国三星集团的。

2020年10月25日，韩国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去世。半年后的2021年4月，家族公布遗产安排。根据媒体报道，李健熙家族需要缴纳超过12万亿韩元的遗产税，税款计划在5年内分6期缴纳；同时，其家族名下庞大的私人艺术收藏也需要捐给国家机

构。消息传出后，外界关心的不只是12万亿韩元这个巨额数字，还有三星集团实际控制权是否会发生变化，整个韩国股市都因此震荡。直至今年4月，李健熙的遗孀洪罗熙将其持有的价值近3.1万亿韩元(约合21亿美元)的股份出售，才最终缴清了遗产税。

这正是遗产税最耐人寻味的地方——它看上去发生在人生终点，是家庭的内部账本，但却常常会改变财富走向。对于普通家庭而言，它或许仅仅代表了存款或房屋所有权的变更；可对于企业来说，股权、土地、艺术品以及各种难以迅速变现的资产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。更何况，根据许多国家税务机关的要求，亲人离世之后，继承人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遗产申报、资产评估等程序。因此，现实中有不少继承人最终选择放弃继承，其中既有家庭财务压力等原因，也有担心继承后难以承担相应税费和资产管理成本的因素。

于是，人们会经常看到西方一个颇为反直觉的现象：老人财富越多，子女继承压力越大，失去家族财富的风险也越高。对于这些家庭而言，真正令人发愁的不一定是把遗产算明白、分清楚，而是如何把这些财富顺利留给下一代。

为应对这纸税单，西方各国富豪们纷纷采取了不同的方案。美国富裕家庭最早开始准备的往往不是遗嘱，而是信托。不少美国企业创始人在退休之前，便陆续将股权放入家族信托、慈善基金会等法律安排中。当地财富管理行业甚至流传一句话：“真正的财富传承，不是在身后，而是在身前。”在遗产税制度长期存在的背景下，美国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财富规划体系：律师、会计师、税务顾问和家

族办公室共同参与，一份财富传承方案往往需要提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准备。人们讨论的不再只是应该缴多少税，而是如何让企业能够继续经营，家族能够顺利完成代际传承。换言之，对于美国富豪而言，遗产税是一道需要提前规划的人生课题。

相较之下，英国富豪们的选择则少了几分历史意味。

不少初到英国的游客都会发现，有些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庄园和古堡，如今不仅可以买票参观，还能举办婚礼、音乐会，甚至成为热门影视剧的拍摄地。很多游客并不知道，这些古堡之所以会向公众开放，并不仅仅因为旅游业的发展。对于英国贵族家庭而言，继承祖辈留下来的庄园，同时也意味着需承担高昂的继承成本和维护费用。家族为了筹措资金，不得不开放庄园经营，让其“自负盈亏”。

法国的遗产税则自带葡萄酒香。

在波尔多、勃艮第等葡萄酒产区，许多百年酒庄遇到遗产继承问题时都会引入新的投资者，或出售部分葡萄酒，还有一些家族会把私人收藏捐赠给博物馆，让原本属于家族的艺术品走进公共视野。对于这些家族而言，真正希望传承下去的，并不仅仅是葡萄园，更是延续数代人的事业。

因为家族企业普遍兴旺，德国遗产税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带有浓重工程学风格的版本。根据相关法规，德国政府会给予家族企业继承人“一定条件下的税收优惠”，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己从父辈身上学到的经验、掌握的技艺代代传承下去，而不会因为一次缴不起的税，断了企业存续的根脉。

是的，“断了根脉”在遗产税

的相关讨论中从未缺席。一个相当有名的案例发生在日本。

在东京，有一座已经消失了20多年的住宅，至今仍时常出现在关于遗产税的讨论中。这座房子名叫旧正田邸，是日本“上皇后”(前任天皇的配偶)美智子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1999年美智子的父亲正田英三郎去世后，这座住宅因涉及遗产税相关问题，被移交给日本政府。随后，日本社会围绕这座房子是否应该保留，展开了长时间争论：有人认为它承载着历史记忆，应该保留；也有人认为应更加关注现在的土地利用价值。几年之后，这座住宅被拆除。一栋住宅，从家族故居到政府资产，再到彻底消失，改变它命运的，并不是时间，而是这张遗产税单。

正是因为其对财富及文化传承的影响，多少年来，关于遗产税是否合理的争论从未停歇，有些国家已经选择了其他道路。

新加坡早在2008年便取消了遗产税。该国政府认为，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，更重要的不是重新划分存量财富，而是保持国际竞争力，赚取更多增量财富。因此，对于2008年2月15日及之后去世者的亲属，只要完整提交相关证明文件，便可以向新加坡土地管理局、金融机构等申请资产转移。

从首尔财阀的税单到东京的老宅，从英国乡间向游客开放的古堡到法国葡萄酒庄，再到纽约律师事务所里一份份静静躺在保险柜中的家族信托文件，人们看到的是不同国家关于财富的不同选择。每种制度，都对应着一个国家的文化，也回应着不同社会对于公平、效率与公共利益的理解。财富离开主人以后，将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影响社会，不同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

本版编辑 韩叙王伊 美编夏滢